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 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67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六十七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六十七册 Jindaishi Ziliao

编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 · 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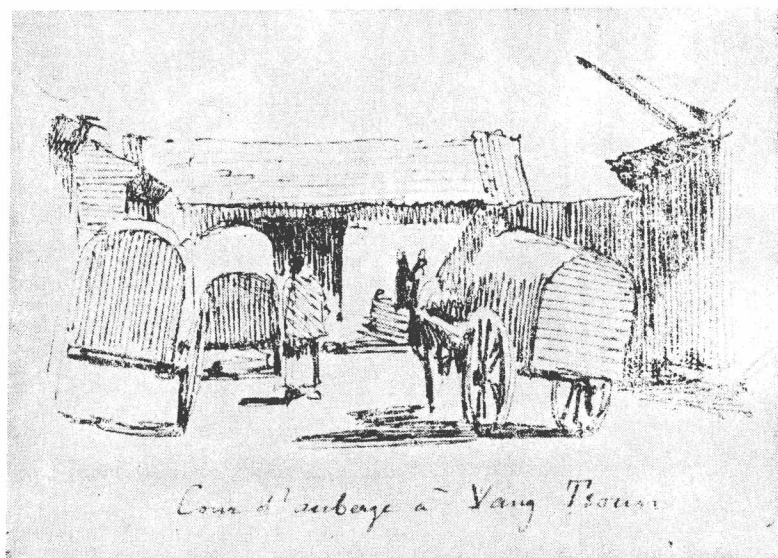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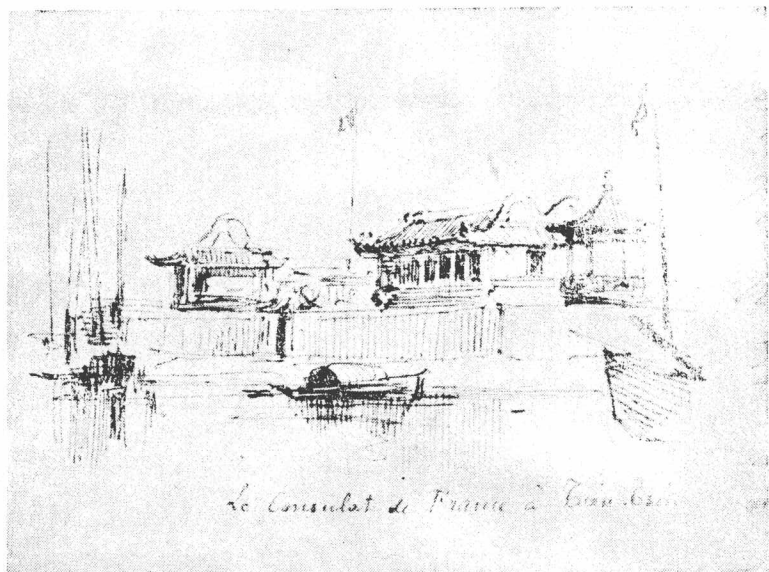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King's College London

[illegible][illegible]



目 录

中国通讯(1866—1867)

——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

.....[法]亨利·絮贝尔 袁树仁译 (1)

太平天国资料十二则..... 齐思整理 (53)

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 湖南图书馆供稿 (69)

自由党资料补辑 张德恒辑 (80)

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李景铭 (89)

英国驻津领事馆报告选录(1918—1919)

..... 刘海岩译 (157)

蒋作宾日记选

——中东事件交涉..... 上海市档案馆供稿 (191)

江河水灾视察记..... 陈赓雅 (225)

本刊稿约..... (277)

本刊编辑凡例.....(278)

中国通讯(1866—1867)

——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

[法]亨利·絮贝尔 袁树仁译

说明：法国画家亨利·絮贝尔(Henri Zuber)一八四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于阿尔萨斯，其祖父及父亲均经营壁纸作坊。絮贝尔自幼富有美术天才，先后在伦茨堡(瑞士)及斯特拉斯堡就读，完成中学学业。一八六一年，他遵从家庭意愿进入海军学校。

一八六五年三月，他作为海军中尉随普利茅盖号(Primauguet)轻型巡洋舰赴远东，在中国和日本海域停留。一八六六年九月，他随法国远东舰队出征朝鲜，十一月十七日返回中国上海。在中国期间，除了大部时间在上海度过外，他还有机会去南京、天津、北京、广州等地游览、作画。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详细描写了自己的见闻，并在信中附上若干自己所作的素描。一八六七年七月，他所在的军舰奉命返法，八月离开广州，取道交趾支那、印尼、澳大利亚、合恩角、蒙得维的亚，归程历时近八个月，于一八六八年三月抵法国布雷斯特港。此后他将写给母亲的信加以整理，加上相应的素描、铅笔画及水彩画作为插图，成为厚厚的一大本纪念册。

絮贝尔不久便离开海军，专门从事绘画，并在巴黎定居。他创作并为“法国艺术家沙龙”所接受参加展出的最初几幅油画《北京街道》(一八六九)、《中国帆船》(一八七〇)，素材便取自中国生活。他先后在此“沙龙”展出的油画共有三十五幅之多。

絮贝尔一八七一年结婚，有四个子女，十年后丧妻。再娶后又生有子女三人。

他在绘画上迅速成名，经常在国内参加展出，成为与柯罗、多比尼等人齐名的风景画家。他的作品被法国及英国的博物馆购去收藏，他本人并被聘为法国艺术家沙龙评选委员会委员。但他并不追求名利和虚荣，在艺术上顽强地走自己的路。开始时他受柯罗和特纳影响较大，后来逐步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

除油画外，他在水彩画、素描上亦获很高成就，一八八四年他加入了法国水彩画画家协会，成为水彩画大师。素描在那个时代不受重视，絮贝尔逝世以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其价值。

絮贝尔于一九〇九年四月七日逝世。次年举行了一次拍卖，他的许多作品散失。现在，他有两幅画收藏在卢浮宫博物馆，还有数十幅画分别收藏在斯特拉斯堡、波尔多、亚眠、奥尔良、布雷斯特、上萨茵省、安特卫普(比利时)、巴塞尔(瑞士)等博物馆中。

一九六五年成立了“画家亨利·絮贝尔之友协会”，此后，画家的作品又于一九六六、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三次在巴黎展出，获极大成功。现在，絮贝尔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法国第一流的风光画家。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画家亨利·絮贝尔之友协会”主席玛尔蒂娜·吉拉尔(Martine Girard)夫人的丈夫吉拉尔(Jean Michel Girard)先生利用访华的机会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报告会，放映了画家在中国创作的素描、水彩画的幻灯片，全部解说词均摘自画家致母亲的信。与会中外来宾反应热烈，一致认为进一步向中国公众介绍絮贝尔的作品及旅华散记，必将对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起到良好作用，其旅华散记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用军人和画家的眼光去观察，用艺术家的笔触去描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动荡的中国，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定会引来一般读者及研究工作者的兴趣。

这部文稿迄今尚未发表过。“画家亨利·絮贝尔之友协会”将已作为遗产分散到絮贝尔后代家中的各个部分集中在一起，打印出来，热情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慨允全文译出发表，这一友好之举令人感动。

作为一月二十七日报告会的译员及这部文稿的译者，我谨借此机会向“画家亨利·絮贝尔之友协会”、吉拉尔先生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表示诚挚的谢意。此文总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也加了一些解

释性的脚注。但文内有时有记述错误，则不去一一指出。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原稿所附多幅插图，今刊出“南京护城河上的桥”（第1图）、“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第2图）和“杨村客栈的院落”（第3图）。

译者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上海 普利茅盖舰上

我们得到了关于横滨这个城市的悲惨消息，一场大火几乎将整个城市烧毁。你的地图上没有这个城市，可能是因为你那张地图印制于欧洲人在日本立足之先，而这座城市只是从那时开始才成为城市。西北风吹来，火势更加凶猛，吞噬了城中日本人住区的大部和欧洲人住区的一半左右。为制止火势蔓延，不得不炸掉大量建筑。驻在那里的英国团队，不但不助一臂之力，反而借机大肆抢掠，酗酒闹事。一般人认为，他们这么干是为了再次证明西方种族的优越，虽然这种优越已经无可争辩。日本人在这场灾祸中表现极佳，他们对英国人之行为很不以为然。

我大概已经告诉过你，我在军舰上合法地拥有一个房间。在这里，我与自己珍爱的书籍和宝贵的文稿、画稿亲密相处，这里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庇护所，无人前来打扰。我在这里感受到的幸福，你大概无法相信。我把这里搞成了一个真正的安乐窝，舒适而华丽，洋溢着亲切甜美的气氛。每天晚上，军舰进入梦乡，万籁俱静，我坐在灯下，欢快的灯光照亮这陋室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时候，我往往觉得已经心满意足，别无他求。

我充分利用一个房间为工作和阅读所提供的方便条件，很少外出。外出时我只到两个地方去。关于这两个地方，下次信中我再详告。我上岸时，一般是到中国人居住的城区那迷魂阵中去漫步。我不倦地观察和进行研究：每一件细小的事物都引起我的兴趣，中国文明大部分时代与我国文明完全背道而驰，我觉得这一文明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教益。有时候，面对着一个中国人头脑里冒出来的根深蒂固的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真想怒气发作。那些想法中主观臆想是那样古怪，那样站不住脚，你简直无法想象。不论中国人干什么，我们总觉得象漫画一般滑稽，不知道我们在他们眼中是否也象漫画一般滑稽。

各种地方当中，我最爱去的是茶楼。单薄的木质建筑，十分好看，座落在一片水塘上，池中的水相当脏。高大的树木和奇形怪状的大石头作为点缀，很有特色。城中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聚集在这里，自由自在地享受他们最喜欢的消遣：赌博，抽烟，喝茶，吃瓜籽。在中国，各种恶习中，最为普遍的是赌博。中国人是天生的赌徒，只要赢了一个铜子（相当于半个生丁），就非要去再把它输掉或者赢来更多不可。这在他们，是本能，而且不由自主。他们甚至觉得非这样干不可，这大概也是这个国家那样穷困的原因。在这里，到处会看到极度贫困的景象，而实际上这里生活必需品非常便宜（一个中国人一个月有三个皮阿斯特就能生活得很富裕）。中国的赌博种类之多，简直无法想象：与我们一样，他们有纸牌，骰子，棋，国际跳棋，还有各种各样其它的玩艺儿。当然，输赢主要看碰运气。

吃西瓜籽当然不能算一种恶习，但至少这是一种怪癖。这种瓜籽干的时候很硬，没有任何特别的好味道，可是大部分中国人从早到晚用嘴、用指甲对这种东西开战。在北方和南方各省，卖瓜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意。嗑破瓜子皮，又不弄破里头的瓜子仁，这是很难的操作。看着中国人嗑瓜子那种严肃认真、全神贯注的劲，简直跟处理国家要事一样，没有比这更好玩的了。

茶楼也是船夫和走江湖卖药的人常来常往的地方。有时在寒风中，有人发表演说，作着剧烈的手势，吸引了众多而庞杂的听众。所有这一切都为街头增添了几分生气，构成极为色彩斑斓的景象，特别是阳光灿烂照射在五颜六色的人群身上的时候。

离茶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中等大小的庙，庙前小广场上摆着许多露天货摊，行人熙熙攘攘。一到那里，就感到耳目接应不

暇：首先，只见一片弯曲的房顶，突出的檐椽，石雕的妖怪，木雕镀金人像，成堆的水果，和尚念经，人挤人，人碰人，乱成一团。只听见一片嘈杂：锣鼓声，鞭炮声，人喊马嘶，混在一起。空气呛人，说不上来什么味道，祭坛烧的香和附近烤肉店的味道融成一体。到了这种地方，你真要以为这是不洁不净的古罗马的农神节，或是地狱中的某一场面搬到这里吓唬活人来了。

然而这一切没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中国人每天都这样生活。实际上，就在这喧嚣之中，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熙熙攘攘之中，在这恶浊的空气中，每个人安然自在地忙着自己的营生。这边和尚敲锣，那边尼姑念经；这边有什么喜庆燃放鞭炮，那边小贩照样卖他的食品，人力车夫弓着身拉车。什么地方也比不上这里更能叫人理解“人人为自己”这句话。

我最近到徐家汇去了，这个地方位于上海西南大约八里路。耶稣会教士在那里有一处很庞大的机构，我怀着很大兴趣参观了这里。这机构分成两部分：育婴堂和公学。育婴堂接受孤儿并用中文教他们一门手艺，使他们以后能够谋生。共有四百个孩子，毋庸赘言，对他们进行的教育中，教理问答占很大比重，他们受到神父的热情关心与照顾。公学有各种年龄的学生一百名左右，自付学费。课程包括中国中学毕业会考要求的各个科目，外加拉丁文、地理和宗教课，以使学生毕业后可在一般职业和传教二者之中进行选择。耶稣会会士在使学生衣著整洁、举止端正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我非常欣赏。

还有一次我到董家渡去参观中国军营。这董家渡位于上海南部，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修建起来的一处不小的城关。到那里去，也和去徐家汇一样，要出租界，走进一大片平原。平原上布满坟墓，沿着中国人居住区的城墙伸展开来，一望无际。

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墓地，座座坟头令人心酸，比这更单调而忧郁的景色，大概很难想象得出。不过，在明媚的晨光下，坟尖

上抹上一缕阳光，稀疏的丛丛树木衬在片片水塘和蓝莹莹的城墙上，构成浑然一体，倒也叫人赏心悦目。过了这里，向左拐，沿着一条小河前行。河上布满破旧不堪的船只。数百户人家已经在这里安下身来，准备在这里度过严寒的冬季。每家人家的全部财产就在一艘小船上。他们用草和泥巴在河岸上修起简单的茅草棚，是名符其实的鼹鼠窝，与应该生活其中的人数相比，那房舍之小，令人不解。最后便到达军营。这军营四周筑有碉堡，其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保护董家渡不受勇猛的太平军袭击。

这里住着四百名中国人，由一位法国中尉帕雷(Paller)按照欧洲方式加以训练和武装。在这里，我又一次发现格外整洁，但是帕雷先生向我承认，说他为了得到这样的成绩，花的力气比用在军事训练本身上还大。

我观看了这些天朝帝国子弟的操练，无可挑剔。军官熟悉自己的职责，士兵专心致志，服从命令。问题是这一切在战争之中会变成什么。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中国军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我一向认为，只有在当兵这一行被人看不起的国家，才会有勇夫。过分热衷经商会使人厌恶战争，贪生怕死。

远东各家报纸对我国远征朝鲜^①发表了许多文章。大部分连普常识也没有，有的文章则异常精辟。《上海纪事报》(Shanghai recorder)叙事准确，十全十美，评论之正确令人惊异，给我们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大概有一位不披露姓名的军官为这家报纸提供材料，它对此次远征的看法与我们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从政治效果来说，是一塌糊涂；从水利和地理方面所获结果来说，是了

① 一八六六年二月，朝鲜摄政大院君以邪教是外敌的走狗为理由，大肆屠杀天主教徒，也杀害了法国传教士九人。法国以此为借口，于一八六六年九月，由远东舰队提督罗兹率领军舰七艘，从中国芝罘(烟台)出发，企图攻陷江华岛在通津登陆，拟进逼京城。法军在江华岛鼎足山城及通津文珠山城受阻，后退却，烧毁了江华城，然后回到中国。朝鲜历史上称此为“丙寅洋扰事件”。

不起的。这家报纸希望我们能很快报仇雪恨，以维护欧洲在远东的利益。但我认为欧洲当前的形势不允许法国考虑新的远征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

这几天我过着非常放荡的生活：我在外面吃饭，在城内度过晚上，一言以蔽之，我一反常态，完全打破了我那宁静的生活习惯。在此，我要与你谈谈上海的交际场所。

如果说上流社会的特点便是奢侈、美食和挥金如土，那么上海当然也有上流社会，因为大部分这类人家每年维持日常生活就有二十到三十万法郎的开销。但我对上流社会并不持此种看法，凡是在缺乏教育、不懂礼节的地方，我只能说那是不大正当的暴发户的集会。上海便是如此。这里，找不到多少可以常来常住的人家，必须慎重择友。所以，迄今为止，我只到两家我完全信得过的人家去，这便是法国领事家和荷兰领事家。

法国总领事白罗尼子爵(Brenier de Montemorand)先生，妻子是西班牙人，有三位相当漂亮且很有教养的小姐。他的夫人和蔼可亲，但是在她的沙龙里，人们感到不大自在。谈话具有必不可少的礼节性的味道。加上在领事馆会经常碰到法国侨民，这些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都是此前一〇一军团的下士之类的人物，在这里经营不清不白的贸易发了财。领事不得不接待他的这些一国同胞，但是这不会使他家变得更令人愉快。

荷兰总领事叫哥老司先生(Kroes)，他是一位杰出的人，受过良好教育，和蔼可亲，性情开朗，知道怎样使他的客人不感到拘束，并尽量热情接待。他的夫人是一位聪敏过人的上流社会荷兰女子，非常高雅，全身洋溢着对人的热情。她本人是杰出的音乐家，上海那些稀世之才都聚集在她的沙龙里，这样，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爱好者在这里就可以饱享耳福了。此外，在这个沙龙里，

你对在场的客人都是出身名门，可以确有把握。

昨天我又在荷兰领事馆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上海的天气一反往常。天气非常好，人人称奇：碧空如洗，气候温和，而且已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热切希望冬季不要那么奇寒，你知道的，我受不得严寒。天气很好，生意却并非如此：上海所有的银号，一家接一家地停止支付了。甚至大名鼎鼎的登特(Dent)商号^①也被迫清算了。

自然，不动产价格大大下跌，我只要给你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法国贴现银行(Comptoir d'Escompte francais)租的房子每年付五万法郎租金，现在这所房子的售价才一万五千吊(十二万法郎)。最奇怪的是，银行规定禁止购买房屋以后将证券作为固定资产，一年半以前刚签了九年的租约。这真是投机倒把的上好机会！这一系列灾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则是英国金融危机、战争和横滨的火灾。

墨西哥帝国的垮台令我心里确实难过，因为这个帝国的垮台是受了宗教狂热、伪善和各种偏见之害的结果。墨西哥皇帝是一个相当聪敏的人，足以一贯控制局势。但是他意志不够坚定，就是这一点毁了他。将一切过错都推到那个可怜的夏绿蒂(Charlotte)公主身上可能也不大公平。不过，将她丈夫的大部分不幸归罪于她是不会大错特错的。

一八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上海

我继续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目前我住在领事馆，整日搞朝鲜地图。这不是好玩的活，但也不乏兴味。何况每天晚上我都可以自己支配，一般在军舰上度过，有时在市内度过。我希望下月中旬到宁波去游玩一次。

^① 登特商号设于上海者华名宝顺洋行，设于香港者华名颠地洋行。

一八六七年二月十日

上海 普利茅盖舰上

我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单调。每天早饭后我到领事馆去，在我的水道测量工程陪伴下度过七个小时。这个活还没有结束，我希望再花一周时间就可以完成，此后我就可以享受到圆满完成了一项漫长而艰苦的工作之后那种心安理得的满足心情。此外，我还能明确赢得的荣誉是：我的名字将和发现的一座小岛永远联系在一起。这一荣誉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十分难得，海员们对此十分赞赏。至于我自己，我希望将来在海图上看到这个“我的”岛屿时，只会为发现这个岛的种种回忆而感到欢欣，而我担心的是并非如此。你大概迫切地想知道絮贝尔岛方位在哪里，岛上有多少居民，物产是什么等等。我现在就向你提供这些情况。

絮贝尔岛位于北纬 $37^{\circ}34'30''$ 、东经 $124^{\circ}12'$ 处。东西向及南北向长约两公里。南岸有一小村庄，居民二、三百人。村庄四周稻田环绕，并种了白菜、萝卜、辣椒，还有几株柿子树为村庄的房屋带来浓荫。岛上居民大部分为渔民。他们拥有的几艘船只其丑无比，真叫当地的造船工程师丢尽颜面。絮贝尔岛上有三处不高的小丘，每日清晨，村中居民到这里来坐坐，商量事情，呼吸新鲜空气，观看日出。这确实是美德的表现，也是对他们的艺术感最高的赞扬。这些正直、诚实的岛上居民肯定料想不到我会用这样美好的词句讲到他们。

本月一号，上海共济会会员主办了一次大型舞会，凡是军官都受到邀请。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看滑稽戏的大好机会，应该说，事实胜过我的预料。女舞伴是十二个骨瘦如柴的轻佻女人和十四个仿佛得了肝病的蠢女人，然后是一百五十位身穿节日服装的醉汉，这就是舞会的基本成员。不过，象征性的装饰使舞厅显得美丽无比；共济会会员打扮得五颜六色，显得绝妙非凡；女士们穿